



图片来源:IC photo

闲云野鹤

那一杯月色

衣名

当车声和人声静在巷底,游荡了一天的我被一把椅子收容,望着窗外的一轮浩月,广瀚与湛蓝搜取了视野中的一切。有位诗人说:“如果你此刻拧我的睫毛,一定会拧落几滴蓝色。”

很久不见这样的月色了。我的思潮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的故乡,我爱故乡的月色。寂静的夜晚,月儿像一位洁白的仙子神秘地来到我的窗前,用她那温柔的双手轻抚我的额头。我醒来,睁开眼,看到一轮圆月挂在空中,皎皎如玦。自己身处宁静、明亮的月夜王国,静得可以听见星星眨眼的声音,夜半醒来是多么甜蜜的事!

如果以庄子“判天地之美,析万物之理”的精神来欣赏月下的风景,这风景便恰如一幅鬼斧神工的水墨画,疏密相间,各得体宜。所谓“疏可走马,密不透风”。是画理,也是乐理,是极端,也是和谐。这纯静的月光,深远如哲学之天地,明净如寒潭之秋水。

少年读书,如隙中窥月;中年读书,如亭中望月;老年读书,如台上玩月。文字如鱼,游弋于书海中,读书不啻是一个生命静静地倾听另一个生命。

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这是李白的月光。他看罢床前的月光,低下头去,顿时,融融的月光便化作浓浓的乡愁,荡漾开去,随着时间的潮汐一直荡漾了几千年,至今仍然荡漾在每一个游子的心中。应该说,李白是属于诗,属于酒,属于月的。斗酒诗百篇的李白,秃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,所以,他要引吭高歌:“会当痛饮兮造化之满杯,乐天地之极乐兮悲宇宙之极悲。万象为宾兮我为主,乘长风而来兮载明月以归……”

李白乘风载月而去,苏东坡从天涯羁旅的流放之路上踽踽走来。带着终生难解的思乡情

结,在他寂寞漫长的旅途中,千里家山,时入梦寐。他恋恋不舍绿如蓝的江水、翠扫空的峨眉,尤其是与弟弟子由的夜雨对床之约,因为志趣相投的研究讨论可以触发彼此的灵感,而子由是他一生中最亲近的兄弟和最忠诚的知音。与子由的聚少离多,使苏东坡发出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的质问和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”的感慨以及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祈愿。

朱自清先生踏着清澈的月光款款走来,走到清华园的荷塘边,这里曾是水木清华的皇家园林,今夜天高云淡,月白风清;风光旖旎,景色宜人;月光如水一般,静静地写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,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,又像笼着轻纱的梦……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,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,如梵娥玲上奏着的名曲。

古人说“境由心造”,朱先生的月光如涓涓溪流从心中流出,清新隽永、如诗如画的语言情真意切、清幽委婉,他仿佛一位善丹青的大师,经他笔下的提炼和升华,别有一番意境和神韵,人与荷塘与月色浑然一体,人在画中,物我两忘,使人如入仙境,遐思翩翩。

记得有这样一幅对联:“往来人自老,今古月常新。”人生代代无穷已,月光年年只相似。只这一片月光就不知孵化出多少古典和现代的浪漫主义。无论是曹植、李白,还是朱自清……他们都是古今之大家,沿着时间巨轮在大地上碾过的辙迹,体悟在他们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中那些瞬间的永恒,使人思绪遥接千里。往事跨越古今,我不由跑上前去,诸位慢走,请将你们的月光分我一杯,淡淡的一杯,一杯足够了。

才有梅花便不同

●管淑平

从皑皑白雪的冬天走向欣欣向荣的春天,我最敬畏一种花,就是梅花。

寒风凛冽,白雪覆盖,整个冬天似乎是被冰雪与寒冻囚禁了一般,静谧、低调,沉默中似乎感受不到一丝生机涌动的气息。只有梅花,于沉沉冬日里独自绽放,苦寒的冰雪天就是它的伙伴。那些与寒冷相处的日子,因一株株梅花而变得安稳。

其实,我是不必担心梅花的,愈是风雪催逼,它却愈发神清气秀。大雪深冬时,梅花、雪花成了冬天不老的风光。

一树梅花就是一树树于穷冬烈风中熠熠生辉的诗歌。“冰雪林中著此身,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清香发,散作乾坤万里春。”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,看不到任何踪迹,只有几枝雪白的梅盛开着。那些盘虬卧龙的枝丫,遒劲而充满力量,它们在冰雪中昂首挺立,开出一朵朵素洁淡雅的花朵。花朵,只有五六瓣儿,小巧玲珑,甚至有的花已被寒风吹得摇摇欲坠。但是,那些小小的花朵,就是不肯低头,倔强又优雅。

我钦佩于梅花卓尔不群的秉性。相比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百花争艳,我更欣赏于凌寒独自开的梅花。纷繁热闹固然美妙,却容易让眼睛疲惫;形单影只没有什么不好,却能造就一种精神的堡垒。梅花,就是一位孤傲的隐士,大雪封山的时候,梅花吐露星星点点,与雪花相映相衬。有道是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。如果闻不到梅花的香气,还真的分不清哪里是雪花,哪里是梅花。

生命于穷绝之处,才会有进进的力量,就像人于进退维谷中才能扬起思想的头颅。尽管身处穷乡僻壤,尽管只有冰雪相伴,又有谁怎知,不正是这些逆境才成就了梅花的伟岸的?古今名士多磨难,但不经历一番彻心彻骨的考验,哪能懂得苦尽甘来的喜悦,哪能明白生命应该保有一种浩然之气。梅花和名士一样,都是迎着风雪挺立,屹立成不倒的丰碑。

梅花,既平凡朴素,也不群傲骨,可梅花深邃的浩然之气,却令我们深深地感到敬畏。

夹着年味的乡情

●刘力

龙年春节,8天长假。怀着久违的思念,我奔往一个叫禾领的小村,寻觅童年的梦,寻觅乡情,开启我的乡味年。

高速转省道、乡道、村道,高楼大厦渐远,青山溪水渐近,从一种喧嚣中走出,扎进青山绿水,忽然就有了心旷神怡的感觉。

禾领村位于井冈山下,刚进村,水田、小牛、鸡鸭,袅袅炊烟映入眼帘。望着一幢幢小楼,我已不敢相信这便是过去的村落,公路通村户,车子直接开到家门前。早已等在楼前的大娘笑逐颜开,穿起了平素挂着的红衣衫,一手拿着鞭炮,一手夹着炭火,伴着鞭炮声进楼门。灯笼、大大的福字、通红的对联,心中生出无限感慨,浓浓的年味弥漫开来。人们常说:“城里年味淡了,只有村里的年才算过年。”

夜晚是孩子的世界,绚烂夺目的烟花,此起彼伏的鞭炮声,洋溢着浓浓的年味、浓浓的喜庆,让你在睡梦中也觉置身于夹着年味的幻境中。

禾领村有百余户,数百人,平素多在外打工,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。正是这群打工人在原先的村落建起了幢幢高楼。迎着晨光,闻到的是村野的馨香,看到的是小广场空地上停留的车辆,每当年至,打工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来,这里才是心中的家乡。

漫步村里,老人们就着古树石桌,晒太阳、玩扑克,那种闲悠令人羡慕。我却四处走走,四处坐坐,虽然语言难通,聊起却心心相印。年逾九旬的大伯主动找我说话,农村空气好,生活好,身板硬朗,还在种菜、养鸡、下水田;几位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则说着外面的趣事,说着给村里捐了多少款,话中尽是自豪。村支书说:“大伙都富了,我们就是天天看看老人,关心老人,尤其是那些儿女少、儿女远的老人……”

年过八旬的大娘带我看完依旧矗立于村里的老房,又到菜地边说:“想吃什么摘什么,新鲜。”大娘的7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,她揣着乡情固守着新屋,那是儿女的心,与城里一样,有茶室、有书房,站在顶楼的阳台,村景尽收眼底。

除夕之后,便是拜年和串门走亲戚,去东家走西家,祝福老人,鼓励孩子。年前年后数日,连我自己也不记得吃了几家,只记得家家晒丰盛,那酒喝得太多太多,喝到心底也醉到心底。只记得家家放鞭炮迎送,每次吃饭都坐上席,虽然如坐针毡,忐忑不安……

有种岁月叫沧桑,乡下方知啥是年。浓浓年味让我捡回了年幼的时光,细揣了农村新颜,那份浓浓的乡情,是城里难觅的真情。

告别禾领村,我依然在细细回味村里人的淳朴憨厚、好客善良,那是一份纯真的中国年味,一份纯真的中国乡情。



图片来源:IC photo